

杨焕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讲义

《WEIWUZHUYIHE
JINGYANPIPANZHUYI》
JIANGYI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讲义

杨 焕 章

天津人民出版社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讲义

杨 焕 章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61/4 字数361,000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9000

统一书号：2072·103

定 价：1.03元

目 录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写作的历史背景……	(1)
第一版序言……	(17)
第二版序言……	(20)
代绪论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1908年和某些唯心主义者 在1710年是怎样驳斥唯物主义的……	(23)
第一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 论 (一) ……	(53)
第二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 论 (二) ……	(117)
第三章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 论 (三) ……	(186)
第四章 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战友和继承者的哲学唯心 主义者……	(260)
第五章 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	(351)
第六章 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448)
结 论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

写作的历史背景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列宁写于1908年2月到10月。1909年5月出版。关于这部著作写作的历史背景，着重介绍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 反对马赫主义是革命实践 提出的一项战斗任务

先介绍一下俄国国内的情况，看看当时俄国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以及社会民主党内的斗争是怎样提出反对马赫主义的任务的。

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政治上出现了一个斯托雷平的反动时期。沙皇大臣斯托雷平使用血腥手段制造白色恐怖，对革命党人和劳动群众实行报复。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惨遭杀害。许多革命家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工人组织，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受到严重破坏。列宁冒着极大的危险才侥幸转移到国外。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时期。

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引起了俄国国内阶级阵线的动荡、分化和改组。革命的失败使资产阶级走向公开的反动。他们抛弃了“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投靠沙皇政府。资产阶级的政党

立宪民主党堕落成为十足的保皇党。他们在后来出版的一本《路标文集》中，卑鄙无耻地代表资产阶级感谢沙皇政府镇压了革命，号召人们要为沙皇政权祝福。革命失败带来的白色恐怖吓跑了革命的“同路人”，从而引起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革命高潮时期被吸引进来的一些资产阶级下层、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有的自动脱离革命队伍，有的公开跑到反革命营垒那边去了，也还有一部分继续留在革命队伍内部充当沙皇政府的奸细，从事各种破坏活动。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公开反党的“取消派”和暗中反党的“召回派”。“取消派”以唐恩、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等人为首领。他们否认和取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否认和取消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他们否认党从事秘密活动的必要，因而纷纷退党，在公开的报刊上和工人组织中进行反党活动。“召回派”是形式稍有不同的取消派。主要人物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波克罗夫斯基、布尔伯诺等。他们以“左”的词句掩盖其机会主义真面目。他们主张把国家代议机构中的工人代表统统召回来，完全停止在合法组织中进行革命工作。

1905年革命失败后，各派反革命力量不仅联合起来在政治战线上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且在思想战线上也联合起来向马克思主义进攻。他们谴责马克思主义，辱骂革命，赞美叛变。在哲学上，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成为一种时髦。一些机会主义者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动非常猖獗，出现了许多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新派别。在社会民主党内，原来属于布尔什维克的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别尔曼、苏沃洛夫和孟什维克的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

等人，于1908年出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论文集）、《唯物主义和批判实在论》（尤什凯维奇）、《从现代认识论来看辩证法》（别尔曼）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瓦连廷诺夫）等四部著作。在这几本书中，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污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过时了”，辩证法是“神秘主义”。这些人在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大肆吹捧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马赫主义。他们说马赫主义是“最新哲学”，是“现代认识论”，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并以它为根据来驳斥马克思主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们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采用了十分卑劣的手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事实上，他们完全背弃了辩证唯物主义，即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口头上，他们却百般狡辩，企图避开问题的实质，企图掩饰他们的背弃行为，企图用某一个唯物主义者来代替整个唯物主义，坚决不直接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数唯物主义言论。”*他们明明是在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唯物主义，却扬言是反对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的“背叛”，是要“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由此可见，当时，无产阶级政党为了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仅要击败反革命势力在政治战线上的进攻，以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且还要击败他们在思想战线上的进攻，以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以这一斗争的胜利来夺取和巩固政治战线斗争的胜利。而要夺取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就必须戳穿修正主义者的伪装，从理论上弄清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必须深入批判马赫主义哲学，划清马克思主义同马

*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6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引文后面加注页码。

赫主义的界限。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目前时期，在科学、哲学和艺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者同马赫主义者的斗争已经居于首要地位。”^①

再介绍一下国际情况，看看当时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怎样提出反对马赫主义的任务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时期，资产阶级已经走向全面反动。他们为了抵制工人运动，拚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极力论证社会发展是没有什么规律性的，社会现象是不可认识的。因而，在哲学上就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把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论拼凑在一起的马赫主义哲学应运而生，并成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手中主要的思想武器。为了推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必须批判马赫主义，把工人群众从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锐利的精神武器。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逝世以后，曾经被他们击败了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又卷土重来，继续同马克思主义较量。从9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他们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提出了全面的“修正”。在哲学上，他们公开打出“回到康德去”的旗号，企图用新康德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他们跟在资产阶级教授后面，把新康德主义当作最新哲学加以宣扬。他们胡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没有理

^① 《政论家的评论》，《列宁全集》，第16卷，第201页。

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认识论，因而必须用康德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以及历史观的基础。实际上，他们鼓吹的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那一套。由于新康德主义与马赫主义在基本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在伯恩斯坦所掀起的修正主义思潮当中，与企图把康德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反动潮流同时也还存在着一种企图把马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反动潮流。这个潮流中的著名代表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维·阿德勒。他想把马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说二者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一文中说：“马赫主义不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补充，而是与这种观点相符合的对自然界的认识，马赫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并不在于它增进了对历史的认识，而在于它在整个世界图景中是和马克思历史观并列的平等部分。”他认为马赫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然科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在马赫主义所提出的自然科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修正”，说如果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利用”马赫主义的物理学理论“只会得到好处”。他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宣布它是教条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并且已被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天才发现”所击败。他还极力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修改成马赫主义者的样子。他把“经验”当作马赫主义理论的中心，因而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关论述到“经验”的地方以及有关批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地方都说成是与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相通的。维·阿德勒的观点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中派和修正派乃至整个第二国际的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考茨基的马赫主义观点就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当时，在国际范围内也展开了一场保卫马克思主

义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德国，倍倍尔、考茨基、卢森堡、蔡特金等人都参加了这一斗争。在法国，盖得、拉法格等人对“米勒兰主义”（即“实践的伯恩斯坦主义”）展开了批判。另外，在意大利、荷兰、保加利亚等国也都进行了反对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从哲学上批判修正主义，对它的理论基础以及产生的思想根源认识不清，因而也就不可能彻底驳倒修正主义。由此可见，为了深刻批判修正主义思潮，肃清它的思想影响，以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就必须揭露和批判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一类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哲学。

二 批判马赫主义的任务

历史地落在列宁的肩上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介绍一下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是怎样对待马赫主义的。

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当时被认为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他们本应当承担起批判马赫主义的任务；可是他们却没有承担或没有完成这一任务。

考茨基是公开维护马赫主义的。他在答复班迪亚尼则时宣称把马克思主义同马赫主义联合起来，与把马克思主义同康德主义结合起来一样，是可能的。^①抱着这种观点当然不会认为用马赫主义“补充”、“修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背叛行径，当然也就不可能去批判修正主义者用马赫主义去“补充”、“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了。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同

^① 见福米娜：《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第291页。

“马赫、阿芬那留斯有联系”。^①抱着这种观点当然也就不可能去批判修正主义者要把马赫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认识论基础的主张了。他还说过：“……马赫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要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怎么理解。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这种观点同任何唯心主义当然毫无联系，但是同马赫的认识论不是没有联系的。……我个人在马克思和狄慈根之间并没有发现任何重大差别。而马赫是非常接近狄慈根的。”^②这里说得很清楚。在考茨基看来，马赫的认识论并不是唯心主义哲学，马赫主义同狄慈根非常接近因而也同马克思主义非常接近。同时，在考茨基看来，马赫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一下子还不好明确回答，还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说。试想：对于这一问题都不能做出断然否定的回答，又怎能划清马克思主义同马赫主义的界限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批判马赫主义呢？他在给班迪亚则的信中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停止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应当承认信仰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他对于俄国党内开展批判马赫主义的斗争的不满通过他所主持的《新时代》杂志明显地表现出来。该杂志1908年第20期刊载了波格丹诺夫《论恩斯特·马赫》一文的译者序，序中写道：“遗憾的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一种把对马赫的这种或那种态度当作党内派别分裂问题的强烈倾向。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十分严重的策略分歧，由于这种在我们看来同策略分歧完全无关的问题的争论而更加严重了，这个问题就是：

① 《唯物史观》，第一卷，1929年柏林德文版，第28页。

② 见德波林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德文版所写的序言。1927年版，第18页。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认识上是赞同斯宾诺莎和霍尔巴赫的学说呢，还是赞同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①该杂志还无条件地刊登马赫主义者的文章。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指望考茨基去承担批判马赫主义的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

普列汉诺夫对马赫主义的批判，从基本理论上说是正确的，并且做出了一些成绩；但也是有错误的，很不得力的，甚至还是别有用心的。

首先，普列汉诺夫对马赫主义的认识有错误。他对问题的性质认识不清，认为波格丹诺夫等人鼓吹马赫主义只是理论上的“偏差”，并不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甚至认为他们仍然可以充当反对修正主义的同盟者。他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清，认为这种“偏差”决没有严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他对问题的危害性认识不清，没有看到马赫主义渗入社会民主党内的危险，没有看到他们“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企图。

其次，普列汉诺夫对批判马赫主义不感兴趣，行动迟缓。他认为马赫主义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尚未定形的哲学思潮，马赫主义者都是一些“蹩脚的哲学家”；对于这些人不需要进行什么批判，只要把他们关进疯人院去就行了。尽管列宁早在20世纪初期就坚决要求他出来批判马赫主义，可是他却一直不肯着手。直到1907年波格丹诺夫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给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点名攻击他的时候，他才被迫上阵。

再次，普列汉诺夫对马赫主义的批判是有很多缺点和错误的。他没有具体、细致、简明地指出马赫主义的错误，阐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用深奥的哲理来吓唬这些人”。^②他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3卷，第424页。

② 见《给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34卷，第395页。

过多地注意揭露马赫主义者在逻辑上的矛盾和诡辩，只是以杂文的形式对他们进行讽刺挖苦，却没有对他们的理论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分析批判。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马赫主义的认识论从根本上全面地对立起来，而只是抓住个别枝节问题做文章。他没有把马赫主义同自然科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它与自然科学完全无关，因而没有能够揭露它的理论根源。列宁认为，分析马赫主义而忽视它与自然科学的联系，“就是嘲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第251页）他只是嘲笑了马赫主义的胡说八道，简单地一笑了之，而没有具体地细致地分析和揭露它的认识论根源。他认为马赫主义的流传只是一些反复无常的知识分子的一时迷惑，没有看到它是一股反动思潮，反映着资产阶级的要求，因而没能揭露它的阶级根源。

再次，普列汉诺夫批判马赫主义的时候，在理论上，仍然坚持并进一步宣扬了他的许多错误观点，这就使他不可能彻底驳倒马赫主义；相反地，还为马赫主义者攻击唯物主义留下了空隙，提供了口实。他对经验概念的错误理解，使他不能划清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同马赫主义的界限。他的“象形文字论”使他的哲学观点带有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成分，当然也就不可能对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进行彻底的科学的批判。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普列汉诺夫对马赫主义的批判怀有不可告人的宗派目的。普列汉诺夫本人属于孟什维克。他别有用心地说什么马赫主义是布尔什维克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孟什维克的哲学；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同马赫主义的斗争。他批判马赫主义主要地不是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而是借批判马赫主义打击布尔什维克。事

实上，信仰马赫主义的不仅有当时归附于布尔什维克的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等人，而且也有孟什维克的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等人。它同当时政治上属于哪一个派别没有关系，况且布尔什维克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都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的；所以，根本不能说马赫主义是布尔什维克的哲学。普列汉诺夫怀着打击布尔什维克的宗派目的，当然不可能去认真地批判马赫主义哲学，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地，普列汉诺夫把这方面的斗争和派别斗争拉扯在一起，倒是有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

可见，无论是考茨基还是普列汉诺夫都不可能完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并战胜马赫主义的任务。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列宁的肩上。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从恩格斯到列宁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起来，并从各方面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这是一个极重大的任务，而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①

三 列宁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

经验批判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流行一时的哲学派别。主要创始人是奥地利的恩斯特·马赫（1838—1916），所以又叫它马赫主义。马赫本是一个物理学家，在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史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贡献。自从他创立马赫主义哲学以后就以一名反动的哲学家而出名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感觉的分析》、《认识和谬误》等。德国哲学家理查·阿芬

^① 《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80页。

那留斯（1843—1896）的哲学观点同马赫十分接近，他们又互相吹捧，所以人们通常把它同马赫一起看作经验批判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主要著作有：《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纯粹经验的批判》等。这个学派早期是一个纯粹的贝克莱主义即主观唯心主义的派别。它的基本命题“物是感觉的复合”同贝克莱的“物是观念的集合”是一样的。后来，为了“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马赫又提出“要素说”，阿芬那留斯又提出“原则同格说”，极力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在不改变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前提的情况下，他们偷运了一些唯物主义的东西，从而使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又带上了不可知论的色彩，成了贝克莱主义和休谟主义的混合物。他们之所以把这个派别叫做“经验批判主义”，是因为他们标榜自己是以科学的批判的态度来研究经验的。他们同一切经验论者一样，也是从经验出发，宣称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但是，他们认为在经验这个概念中往往被人们掺杂进去了一些“不是经验的东西”，使它变得“不纯”了，因而应当对它进行清洗。他们所谓的“不纯”指的就是唯物主义把经验了解为对客观存在的反映，认为经验中包含着不依赖认识主体的客观内容；所谓“不是经验的东西”指的就是经验中所包含的那个不依赖主体的客观存在；所谓的“批判经验”或“清洗经验”就是要把这个客观内容清洗掉。很清楚，经过他们批判清洗的经验只能是一个主观自生的东西。可见，所谓经验批判主义就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

马赫主义在俄国传播并引起革命队伍中一部分人动摇，开始于1903—1904年间。1905年革命失败后，它又得到很大的发展。马赫主义之所以受到俄国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的欢

迎并被他们当做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除了它所主张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观点适合他们的政治需要之外，还与马赫主义的特点有关。首先，马赫主义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所谓的无党派的虚伪性。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指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标榜自己没有任何党派的偏颇性。马赫说他既反对唯物主义者把世界归结为物质也“反对”唯心主义者把世界归结为精神，而说世界在本质上是要素；这个要素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然而既可以构成物质也可以构成精神。阿芬那留斯说他既反对唯物主义者所主张的精神不能离开物质也“反对”唯心主义者所主张的物质不能离开精神，而主张物质和精神在原则上是同格的，谁也离不开谁。这种表面上“无党性”的哲学是具有一定迷惑性的，也很适合修正主义者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需要。波格丹诺夫就认为真理应当是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冲突着的派别之外的，并且称赞马赫主义就是这种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既不矛盾又没有关系的哲学。其次，马赫主义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它所标榜的“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及其门徒们都说马赫主义是“20世纪的哲学”、“最新的哲学”。尽管他们的哲学不过是披上20世纪时装的贝克莱主义，但是他们制造了一些新术语（如“要素”之类），提出了一些新学说（如“要素说”、“原则同格说”之类），扬言发现了不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新路线，确实有一定的迷惑作用。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时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情况变化了”，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需要用新理论来修正和补充。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尤什凯维奇、瓦连廷诺夫等人都是一边叫嚷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些“个别观点”已经陈旧，一边赞扬马赫主义的“新发现”，把它看作

是修正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最理想的哲学。最后，马赫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所标榜的“科学性”。马赫是个自然科学家。他关于物理学方面的许多成就在自然科学家当中是很有影响的。这是事实。然而，他的门徒们却把他的唯心主义哲学跟他的物理学成就混在一起，并给他的哲学也披上一件自然科学的外衣，吹捧它是“自然科学的哲学”，是最有“科学性”的。在这方面它也是具有一定迷惑作用的。修正主义者早就叫喊马克思主义只有社会历史观而没有自然观和认识论，需要“补充”；而马赫主义这个所谓“自然科学的哲学”就成为他们理想的自然观了。

列宁一开始就注意到了马赫主义在俄国的流传及其恶劣影响。早在1903年他就同普列汉诺夫分工，要普列汉诺夫撰稿批判马赫的哲学。1904年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开始有了个人交往。他们互相赠送自己的著作。列宁送给波格丹诺夫一本《进一步，退两步》。波格丹诺夫送给列宁一本《经验一元论》第一卷。当时，列宁从这本书中立即发现了波格丹诺夫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1905年夏秋，列宁和波格丹诺夫在策略问题上观点一致。他们之间有一个“默契”：为了贯彻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大家都不谈哲学问题，把它当作一个“中间地带”。虽然这样，列宁并没有改变对波格丹诺夫哲学中错误观点的看法。1906年初，波格丹诺夫写了《经验一元论》第三卷，并送给列宁。列宁看完之后非常气愤，认为他走的是一条极端错误的道路，当即回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列宁说明他作为一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波格丹诺夫的观点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他原打算把这封信以《一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见解》为题公开发表出来，但没能实现。很可惜这个极为宝贵的文件也失